

資治通鑑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鄱陽胡氏仿元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筭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騫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矣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爲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數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創立興文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爲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爲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圮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爲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

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翰林學士王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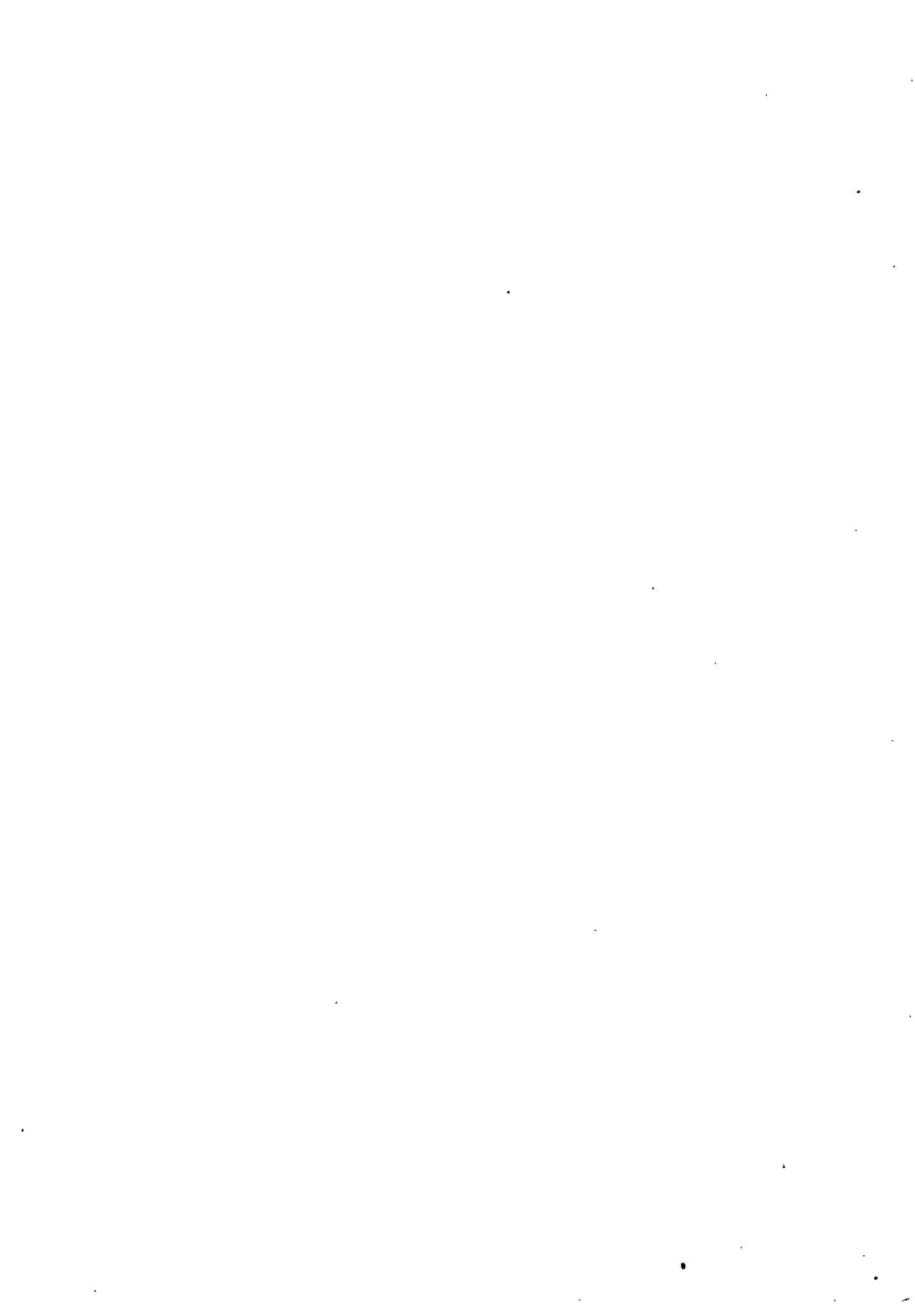
觀前古興衰治亂之迹，鎔冶於胸，而經濟之儒出焉。歷代史冊繁矣，鄉僻老宿，或終身不睹全史，皮藏家泛有丹黃，恆困不終卷。一二記誦之士，矻矻窮年，抑核於名物而遺取義之要，殺列制作，不著損益得失之歸，學無所衷，故博聞而黜適，於用經世之務，與史學歧爲二端，不以病乎。宋司馬溫公匯萃十七史，采用雜史二百餘種，作資治通鑑，自綱常之鉅，治平經久之規，極諸軍國艱難措畫之際，變而通之，莫不裁以至當不易之理，使天下後世，矐然於法戒所在，洵羣史之綱領，求治之津塗也。日昌奉

命撫吳，幸處東南亂定之後，奏設書局，首刊牧令書，若乃通括治體，經緯萬端，上下數千年，固莫盛於通鑑。爰議覆鄧陽胡氏仿元本，從二百九十四卷，授工逆而上之，已就四十許卷，則聞胡氏板尙存其家，輾轉物色，購得之板，至則二百八卷，已下燬，他卷差完，新舊適相銜，接新刊者八十七卷，釋文辨誤十二卷，起戊辰四月迄今年二月，書成，並上海致通鑑目錄，宋刊本常熟致鄧陽胡氏通鑑外紀，注未刊本文，第付梓，而蘇松太兵備道應君寶時先從嘉興所收鎮洋畢氏續通鑑板，已議歸書局，於是自伏羲降至元季，編年紀事之書，燦然大備，外紀注本，晦五十年復出，與天台胡注並行，豈具有數存邪？嘗論古今賢豪任天下之重，恃才學識三者，而才與識生於學，讀通鑑一書，知夫用人行政，開物成務，強本抑末，杜漸防微，後之人百思不得者，前之人先我行之，或所未行，存其說以詔來世，而因時變通之道，思深者有同

揆焉。方今中原蕩滌，百姓想望治平，亟賴吾黨偉杰君子起而振之，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請與海內士大夫勉勉焉，共守是編，其可乎。時

同治八年春三月癸酉朔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豐順丁日昌謹序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
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
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撫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閒首記軒轅至于麟止
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
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
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
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繙閱給
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為周積
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
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
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
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
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
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
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
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
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
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苟
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閒焉者自

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
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
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
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諫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難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

咸衰繁生民休戚皆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讓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甚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編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蒼粹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勰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

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編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焯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焯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咄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盡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濡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躃之禮致諸家俾離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離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罕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

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歎嘗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嚆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磻護居

資治通鑑卷第一

勅編集 魏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金帛後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歲次戊辰九月十五日 爾雅大歲

戊辰日著雍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

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

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

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

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

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

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

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

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

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

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

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

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

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

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

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

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

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

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

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

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

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

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攝提在壬日攝提在癸日攝提在甲日攝提在乙日

攝提在丙日攝提在丁日攝提在戊日攝提在己日攝提在庚日攝提在辛日

資治通鑑 一 周紀 威烈王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 諡法攝提格曰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二十三年 齊宣王死 葬於宣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公高後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始封於魏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自周初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三家者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威烈王

猶心腹之運手足 根本之制支葉 下之事上 猶手足

之衛心腹 支葉之庇本 根然後能上下相保 而國家

治安 故曰天子之職 莫大於禮也 文王序易 以

乾坤為首 孔子繫之曰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 言君臣之位 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春秋抑諸侯 尊王室 人雖微 序於諸侯之上 以是

見聖人於君臣之際 未嘗不惓惓也 禮記曰 禮者 天之

命 非有桀紂之暴 湯武之仁 人歸之 天命

之君臣之分 當守節伏死而已矣 是故以微子而代

紂 則成湯配天矣 史記曰 紂生三子 長曰微子 中曰

箕子 小曰紂 紂之惡 莫大於此 紂之亂 莫甚於此 紂之

不仁 莫甚於此 紂之無道 莫甚於此 紂之暴虐 莫甚於此

紂之殘忍 莫甚於此 紂之凶惡 莫甚於此 紂之醜陋 莫

甚於此 紂之無恥 莫甚於此 紂之無信 莫甚於此 紂之

無義 莫甚於此 紂之無禮 莫甚於此 紂之無智 莫甚於

此 紂之無勇 莫甚於此 紂之無德 莫甚於此 紂之無功

莫甚於此 紂之無名 莫甚於此 紂之無實 莫甚於此 紂

之無用 莫甚於此 紂之無益 莫甚於此 紂之無損 莫甚

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

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

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

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

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

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

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

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甚於此 紂之無害 莫甚於此 紂之無利 莫

無所措手足見論語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

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見禮記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

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

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道之衆人之識近故必

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

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

始難也漸至也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

微幾居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分指國嗚呼幽厲

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

喪七八矣喪禮然文武之祀猶絲絲相屬者音之禮之大體什

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

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

太公之難襄王北居于汜晉文公帥師納王襄王太公帥師定襄王

乃王者葬禮也諸侯請隧而下王許云云杜預曰地通曰隧此

天子請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晉襄王章為襄王章為襄王章為襄王

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曹魏郭居春秋時然歷數百年宗

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

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

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

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謂於也豈其力

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

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

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禮文此復字

周室微弱三晉疆盛晉後之三晉三齊也雖欲勿許

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疆苟不顧天下之誅

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

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夫者悖逆謂內天下苟有桓文

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

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

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人

呼君臣之禮既壞矣此壞其義為成則天下以智力相

雄長長知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

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章昭曰智宣子智鞫之子

不逮者一也章昭曰美鬢長大則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章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章昭曰待

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此事見國語按左傳宣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二十

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瑤晉文子也定十四年晉文子荀息于

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義當在元王五年之前史記

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其其事故也

周之制外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曾果欲遺智氏趙簡子之
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之子也趙簡子之子也

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聲也趙簡子之子也

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
其辭甚習書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手見也於

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姓簡子少吳之子封於尹或子孫因為氏章昭曰晉陽趙氏邑焉治
也並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

出東入汾巨費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拾地志
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註晉水出晉陽

縣西龍山背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流謂智伯故
渠也南流謂智伯故渠也又云叔虞封於唐唐有晉水故改

名晉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 請曰以為蘭絲乎抑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

宋祁曰韓之章又音章 尹鐸損其戶數章昭曰厚民之生如

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而汝也簡

卒辛子智襄子為政晉法有晉定國曰襄與韓康子魏桓

子宴於藍臺韓康子之子也與韓康子魏桓

子而高曰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請

智伯曰難將由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
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薛五戶之戰見

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狂於得地地也智伯好

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

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見曰百都邑四并為一國

四并之邑不同又都鄙縣邑縣邑大夫之采地也又都

無曰邑邑曰采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并

都鄙縣邑四并之邑方二里能容宗廟城郭如論語十室之邑西

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使井牧田野以四井為一里

凡二十五家為一里也夫夫凡三十二家為大夫之采地大夫之

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眾寡則度

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

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

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

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

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猶利也桓子曰善復與

之萬家之邑又曰智伯又求蔡舉狼之地於趙襄

甲以攻趙氏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趙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也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備長子韓周史辛伯所封之長子也城厚完居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之長也城厚完所以盛受兵物也淮南子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

我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版三尺為一版

寵產寵民無叛意沈持林翻顏師古漢書音義曰寵也

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右

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水出汾陽北山汾水出絳陽北山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夫音扶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

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

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

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夫音

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伯音

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

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

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張孟談張氏本自軒轅第五

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擊音遂殺智伯盡滅智

氏之族史記六年表三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襄

輔果在以列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

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夫音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

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

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雲夢之竹天下之勁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

雲夢之竹天下之勁

也。香馬真雲土夢作以孔安區社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襄王以

南齊華容縣南祝穆曰據左傳夫人棄子又於夢中言夢之言

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江有雲夢澤古之雲

夢澤甚廣而後世遂為巨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

箭之產荆楚為良雲夢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

入堅。獨對天翻採如久翻東曰採曲為採採所以說曲而使

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樹王於棠棠國之時其地

抵礪則不能以擊彊。手見曰金銷也銷也說文銷也銷也

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

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

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

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

亦無不至矣。挾才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

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

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為善也。禽其夫

德者。人之所嚴也。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

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

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

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

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後戶。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資治通鑑 一 周紀 威烈王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讓曰。名也。國之賊。又

下。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

之。獲豫讓。索曰。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

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行乞於

市。行乞於市中。為市人。下。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

必得近幸。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請之。宣子而趙孟。子乃為所

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經典。難耳。然所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

遂殺之。自智宣子立。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與於宗社。智伯立後之。則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

二年魏文侯初元十八年韓景侯元年蓋其在國爵已久而
之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者重為周惜通鑑於此序三家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於陳陳威侯仲以陳為

田子夏田子方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田氏陳威侯仲以陳為

式於役為千木大夫是以役為氏也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武王式商容周註云式其間若以禮記

曲禮國君禮式上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侯崇敬也師古曰

曰式謂俯下頭也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俯首據式以禮敬人孔穎達

曰式車謂下頭也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俯首據式以禮敬人孔穎達

較法車林九尺五寸於時而立乘者平當則應較故詩云倚重較兮

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

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

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

講於己也講和也皆朝于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

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羊也其自有股微

中山故城是也杜佑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

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

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晉

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

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

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言不也左高此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

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

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禮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

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

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

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言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

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顯項曾孫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

之外不敢當命謂疏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

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息李克

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

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

也在河內所謂西河之外者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

臣進西門豹魏志魏襄王時魏襄王封公子外封魏西河君內以鄴為憂

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屈侯

臣何負於魏成不勝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

